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北京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毕于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 50 卷/(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 - 7 - 01 - 016652 - 0

I .①马… II .①马… ②恩… ③中… III .①马恩著作- 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0261 号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1—50 卷

MAKESI ENGESI QUANJI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影印出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00 毫米×1220 毫米 1/32

印 张 1334

字 数 312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6652 - 0

定 价 5900.00 元

ISBN 978-7-01-016652-0



9 787010 166520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 1955 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第七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經驗，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1850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創办一个承繼光荣的“新莱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年1月在汉堡

开始发行的卡·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說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質，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刊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馬克思主义理論和策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載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書中，比任何人都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質和具体进程。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马克思这本書写的导言中指出，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論解释了当前的政治事变，那末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給自己規定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典型的許多年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把所有各个政治事变的內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而依据作者的一般見解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6頁）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闡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經驗，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可以加快历史发展进程、發揮人民群众的巨大創造力，并且指出，19世紀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馬

克思証明，工人階級必須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經典术语，闡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馬克思在这里談到，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理論的，他这样描写了它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間断的革命，就是實現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經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別，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見本卷第 104 頁）馬克思的这个經典定义被当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庫。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得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簡明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經濟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資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資本及其相互間的关系。”（見本卷第 47 頁）科学共产主义以这个公式来毅然对抗在馬克思以前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来对抗提出“财产共有”这种含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

馬克思这本著作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分析它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們的剥削者是一个，即資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他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为“只有資本的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資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終結他們在經濟上的貧困和社会上的衰落。”（見本卷第 98 頁）这样，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經驗，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和政治上的結論：无产阶级必須同农民結成联盟。

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作為科學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而載入了史冊。但是，恩格斯於 1895 年在他為這本著作寫的導言中曾指出，該書夸大了資本主義的成熟程度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而產生了一個不正確的觀念，彷彿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來。恩格斯寫道：“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明顯地證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101 頁）資本主義生產那時還有很大的擴展力，整個說來還是沿上升線發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50 年 3 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以及他們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其他某些著作，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客觀前提也作了這樣過高的估計。弗·伊·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斷言革命即將到來的這類錯誤時，曾經寫道：“但是，不斷提高全世界無產階級，使它超出渺小的、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務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這類錯誤，比起那些歌唱、哀號、呼呼和贊美關於革命的空虛、革命鬥爭的徒勞、反革命的‘立憲’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義的庸俗智慧要高尚、伟大千倍，在歷史上要珍貴、真實千倍。”（“列寧全集”第 4 版第 12 卷第 337—338 頁）

如果說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從理論上總結了法國革命的經驗，那末在 3 月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以及象弗·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宪法的運動”和“德國農民戰爭”這些著作中，就總結了 1848—1849 年德國革命的經驗。

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50 年 3 月所寫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重要文獻之一。弗·伊·列寧認

为这个著作“很有意思，很有教益”（“列寧全集”第4版第8卷第433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書”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發揮的理論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証实了。同时在“同盟書”中闡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經驗所提出的一些新問題，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綱領和策略上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資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同盟書”中說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們証明，小資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迫切需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擺脫他們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貫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規定了的无产阶级同小資产阶级民主派在組織上完全分立的方針，他們在“同盟書”中特別強調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須独立地、最有組織地进行活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工人党的秘密組織和公开組織，使同盟的所有秘密組織成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中心和核心，以便在这种工人团体中，在討論工人的立場和利益时不受資产阶级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他們解释道，无产阶级政党必須同小資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对付反动派，和他們結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須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組織，实行不依賴于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馬克思主义奠基者在“中央委員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論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登在“新萊茵报”上的許多文章中，而本卷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

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說。“中央委員會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最为詳尽地表述了这一学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資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資产阶级性質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結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則是要“不間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統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內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間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說來，問題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現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見本卷第 292 頁）为了保証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須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員會，以与正式的新政府相并立；工人应当把資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武装工人、組織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卫軍，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寧把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說发展为資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經驗制定了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寧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理論，曾經歪曲了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論；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寧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从思想上击潰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 6 月的“中央委員會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和 3 月的“同盟書”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前者也貫穿着必須尽快建立“革命

政党在全德各地的强大秘密組織”的思想；这个文件詳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書，不仅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故事，是这里所記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証言。它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場，并且鮮明地描繪了运动的各个情节，中肯地評介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評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領袖用漂亮的空話代替革命行动的作法，批評他們一直忧柔寡斷，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搖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本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經驗，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許多重要原理。

弗·恩格斯写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同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經驗的任务也是有联系的。弗·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間的类似之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談它。”（“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16頁）恩格斯在分析16世紀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經驗中得出許多重要結論。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6世紀德国市民阶级和19世紀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叛卖立場。正如弗·伊·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191頁）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国人民两

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非常突出的一段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描绘了16世纪中革命的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有着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在这种分析中，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和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部书中引证来的），他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见本卷第399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敌人，揭穿了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心惊胆颤而完全丧失了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們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的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全欧意义及其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了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针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所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中也流行得十分广泛，它在卡贝、魏特林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信徒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揚其独創精神。针对法国两个警探阿·謝努和律·德拉奧德的誣蔑性抨击文章所写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奠

基者写道：“如果用倫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在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这一切描绘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见本卷第313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这里强调指出，阴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的密谋活动”（见本卷第321页）。这是些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论，他们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阴谋分子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得同盟发生分裂；所以对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阐明了巩固革命党的手段即批评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坚持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发生决定性的搏斗时，人民“应当站到革命的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

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受到弗·伊·列寧的特別重視。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評論，揭露了由德国庸人們慣用的庸俗箋言拼湊起来的可怜著作，即道梅尔企图用以充作“新世紀的宗教”的这本著作的反革命性質。这本用从各种作者那里摘录来的引文所拼湊的作品，充滿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視和对革命的恐惧，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这本書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經破产的显著証明。道梅尔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預先形成了后来的造神說；弗·伊·列寧把造神說描述为蠢笨的小市民所喜爱的自我直觀，絕望和疲憊的市儈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稅”一書的評論，是繼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这篇評論对于资产阶级稅收制度的本質，对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見。評論同时对法国德国当时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銳的批評。恩格斯为“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所写的“廢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評論內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廢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評和对德国这种思想的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論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顛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評論”杂志上刊載的弗·恩格斯写的“10小时工作制問題”一文和在恩·琼斯主編的“寄語人民”杂志上刊載的卡·馬克思写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亲密合作的証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邀請他們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写成

的。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10小时工作制問題”一文中證明說，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做是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采取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結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爭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見本卷第274頁）。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爭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縮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計不足的。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資本論”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譯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規定許多使民主权利化为烏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規定的“自由”和在絕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作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評有很大的理論意义。这些述評对許多国家当前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許多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得到証实的預測。比如，在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評（一）中就預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轉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世界貿易和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